

袁鹰散文六十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季 涤 尘

袁鹰散文六十篇

Yuanying Sanwen Liushi P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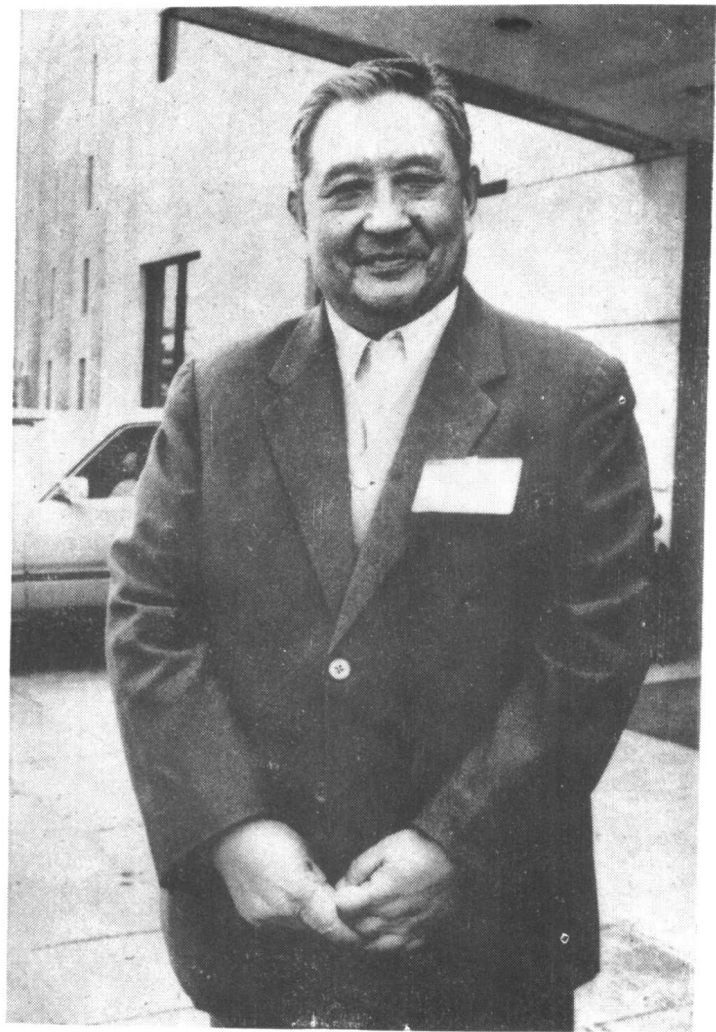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7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1}{4}$ 插页3

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180

ISBN 7-02-001126-8/I·1052 定价 5.30 元



作者像

袁鹰

耕耘散文(代序)

——致袁鹰信

何 为

袁鹰兄：

沪上握别，忽忽逾两月，翘首北望，深以兄等为念也。

大概两年前，某次我在信中提及，拟用书简形式试谈你的散文若于印象，那是我一闪而过的意念，焉知你竟认真起来。这项“讨来的差使”由于种种原因稽迟迄今，时间愈久，负疚愈重。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与我斗胆乱谈你的作品，不如请你评论我更为恰当。无奈你是这般谦逊，对我又是如此信赖和宽容，我乃信笔所至姑妄言之，借以抛砖引玉如何？

我不记得是先读了署名袁鹰的作品才认识作者本人，抑或是先认识了袁鹰才注意其发表的作品，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你曾具体而微地提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在一九四三年或四四年，借上海南阳路某小学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你实在是个有心人，居然还记得我当时的模样，这使我很感动，尽管我给你的印象有些重叠了。不知怎么那些情景我苦苦回忆总是记不真切。

然而一个清晰无误的印象是，在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你是热爱文学的革命青年，就读于大学，课余编刊物，时有诗和散文发表，还从事秘密的革命文艺活动。我那时在“外围”，对你

的了解自然是很有限的，只知道你是我们青年文学伙伴中有实干精神的一位。四十年代毕竟是遥远的过去，我们的青春岁月属于过去的年代。可是我们青年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情，历四十年而不衰，这种老而弥坚的友情更觉可贵，不是吗？

在你的文学生涯里，较早一个时间对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尔后你的写作重心集中在散文的耕耘。这里所说的耕耘，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长期经营报纸副刊的编务以开拓散文园地，另一方面你又以如椽之笔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不论哪一方面你都是热情的耕耘者。近年来你又相继编纂了几种大型的散文选集，对振兴散文事业不遗余力。人们高兴地看到，即使被目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散文这棵大树上依然结满累累硕果，各种厚实有份量的散文选集的出版便是最好的明证。

我常常想，全世界的报纸很少像中国报纸的副刊一样自成一格，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属于报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拥有广大的读者层。试看全国日报晚报哪家报纸没有副刊？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一般副刊都有短小精练、雅俗共赏的随笔小品，文艺副刊当然更侧重文艺作品。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绵延至今，同中国报纸的副刊有密切联系。于是副刊成为中国报业史中独有的篇章，也成为刊登和发展散文的重要园地。我是有感而发，因为当年我们的文学伙伴们都是向副刊投稿练笔，由此开始写文学作品的。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你长期投身于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对耕耘散文园地和扩大散文作者队伍具有深远的影响。

假如把人生之旅喻作若干驿站，那么也未尝不可将文学道路分为若干驿站。抗战八年，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的岁月里，

我们几乎都是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旧上海度过的。就在抗战初期相差不远的几年间，我们各自走上第一个文学驿站。上海可算是我们的文学摇篮吧。

读了你的第一个文学驿站上那一组作品，以及你近年来沉浸在深深的忆念中，掇拾一连串的上“海”“梦片”，不由得引起我无尽的往事回忆。记得爱伦堡有一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那时我们常常用来作为长夜如磐的上海滩的写照。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开卷十篇散文，写的是敌伪时期上海市民的苦难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的沉郁歌声，仿佛又在我耳边轻轻回响。《泥河》和《望春草》两组散文，分明又可当作散文诗来读，不难看出作者笔端流露出前辈散文家某些韵致和华彩。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远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逝去了，然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贞之心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你的第二个文学驿站起于解放之初直至十年动乱即将开始前。你胸怀磊落又心情复杂地自白：“大跃进”年代里写下的散文，“欢欣的记录”带来“痛苦的教训”，“当时的甘怡，到头来仍是一颗苦果。”对此我深有同感。也许我的教训比你更痛苦，我的苦果至今还感到苦涩难言。高唱入云的庙堂之歌令人厌倦，且为世人所诟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的悟性不高，这几年只希望摆脱羁绊，求得心灵的自由，也可能涉及自审的领域写自己要写和喜欢写的东西。

请原谅我，话扯远了。其实，即就你那一时期的散文来说，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作品。举《夔州秋兴》为例，这是杜甫暮年居于川东江城夔州时的诗作《秋兴八首》为依托，构成一组气势恢宏、文字奇丽的散文。就文体而言，作者熟练地将杜诗的意境和

韵味渗入特定的时代环境，相互映衬、烘托和对比，组成历史文化和“火红年代”的长卷，满足了读者审美的愉悦。尽管字里行间写了不少“大跃进”的“婆影和气氛”，乃至高歌一番，不免夸大了民歌的政治作用，却仍不失为经得起咀嚼品味的篇章，此文是很有功力的。

你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最欣赏的还是象《筏子》和《小站》这一类篇幅短小的散文，千余字，清新自然，淡雅质朴。从纷纭复杂的人生世态中，寄情于一个场景，抒发一缕意蕴，表达一种美感。几分钟就读完了，读后却又悠然神往，久久难忘。《虎丘人》写苏州名胜苏州的两位讲解员，导游者一口吴侬软语的讲解，吸引着众多游客，人和自然环境处理得有声有色，从而突出了这两位讲解世家热爱祖国河山的形象，是散文中写人物的佳构。《七里山塘》和《戈壁水长流》各以其乡土地貌和时代色彩勾勒了两幅色泽丰颖的彩绘。《井冈翠竹》早已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无数莘莘学子。那次我们同游陶都宜兴时，车到丁蜀镇，一群学生闻风而来将你包围的热烈情景依然在目，可见此文影响之大。

你的第三个文学驿站是一个大站。剪除“四害”，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带来蓬勃生机。从一九七六年以来，这十余年间，你文思潮涌，在大面积的散文耕耘中，名篇如林，有许多篇都带上历史的印证，留下时代的回声。《十里长安街》、《横眉》和《蓦然回首》等诸篇，凝聚着作者的大悲苦和大欢乐，文章的感情浓烈，气势磅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又如选本中辑存的《白茆歌会》、《湖州八记》、《杏花春雨江南》、《徽州如梦如醉》、《离宫思絮》等篇，依然是你厚实而又俊逸的风格，洋溢着新时期的时代气息。你足迹所至，大江南北，边疆海域，国内国外，行囊里装

满了新鲜灵动的生活素材。以你的健笔，呈现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山水人物图景。从这些图景中，处处可感到作者一颗正直的、淳朴的、赤诚的心。

写到这里，我急于要谈谈你的国际题材的散文。这不仅是因为这部分作品是你的散文取材中一个大类，而且也由于你写这类散文有独到之处。很难将你所写的域外题材的散文归于你哪一个文学驿站，似乎你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出国访问，除了“文革”时期以外，许多年间你的行踪遍布许多国家的著名城市。例如你作于一九五六年的那篇《秋风起的时候》，不过千余字，你抓住了河内街上的妇女换上一种清莲色长袍，一种翡翠似的透明嫩绿的糯米食物，抒写一种清远飘逸的异国秋意，行文洒脱自如，通篇有灵秀之气。这样的散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而是一篇精致的美文了。文中受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是难免的，却也似乎是小小的“教训”，至于你写日本的《岚山花雪》、《京都秋韵》，写西德的《莱茵河畔的拙政园主》和菲律宾的《碧瑶梦影》，则又各异其趣，耐人寻味，就不一一详述了。总之，你出国次数多，见闻广，又善于观察和体验，拥有可供你的情绪和感觉选用的大量旅行素材，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域外题材的散文，既给予读者以卧游之乐，又给人以审美层次上的享受。

这十余年间，在你自己耕耘的散文领地上获得大片丰收，令人歆羡。全面评论你的散文劳作是评论家的工作。我只是徜徉于你苦心栽培的众多花丛之间，目迷神驰，随手作了一点名花札记，不周不妥之处，万乞多多包涵。我想，既然我们从青年时代起便有志于耕耘散文，也各有一段复杂的创作历程，现在到了垂老之年，不管有多艰辛多寂寞，也不管我们面临的文学驿站是哪一站，总还是要笔耕下去的，不知我兄以为然否？

前些日子上海出现过一阵所谓“断梅雨”，整天连绵阴雨湿淋淋的，这几天转为晴热了。据说今年北方天气干热反常，酷暑苦夏，愿多保重，不尽欲言。

此颂

夏安

何 为

1989年7月中旬

目 次

耕耘散文 (代序)	何 为 1
-----------------	-------

第一辑：1941—1949

铁丝网上的春天	1
市井纪事	4
寄到 Y 城去	17
泥河 (外二章)	21
墓前	27
望春草	30
火	36
悲歌	40
古城冬景	44
狗	48

第二辑：1956—1975

西安二题	51
夔州秋兴	57
井冈翠竹	76
荆条蜜	80
小站	82

白杨.....	85
戈壁水长流.....	87
天山路.....	97
七里山塘	103
虎丘人	109
无家别	113
深深的怀念	116

第三辑：1976—1989

十月长安街	126
横眉	133
故乡夜话	143
蓦然回首	149
送赵丹远行	153
万春亭	164
棒槌粥	166
柳叶	169
望江山随笔	171
烟雨富春江	180
那间小屋	184
白茆歌会	187
在北塘酒楼上	190
枫叶如丹	194
燕台何处	196
徽州如梦如醉	201
湖州八记	205

离宫思絮	225
舷梯上的背影	237
心上的春光	252
香火缭绕中的随想	257
杏花春雨江南	263
横浜桥	276
涛声·鹤影·盐城	286
每次走进颐和园	290
吹梦到台湾	296
梦里外滩	299
江南爱煞人	303

第四辑：1956—1988

秋风起的时候	308
祖国的泥土	311
橄榄哨	318
山连山，水连水	327
莱茵河畔的拙政园主	334
岚山花雪	340
A · B · C	346
京都秋韵	354
碧瑶梦影	366
海滨故人	373
小跋	378

铁丝网上的春天

都说春天来了。可是，春天在哪里呢？

上海早已成了“孤岛”，但这座“孤岛”上没有青山，没有绿水，是一座灰色的、黑色的岛。公园里也有山，那是假山，石头堆成的；也有水，那是假水，人工开凿的池塘，小得可怜。水里也有船，那是小孩的玩具，纸的，洋铁皮的。

我多么想念离别了三年的西湖、钱塘江、南高峰和北高峰。到春天，苏堤上一株杨柳一株桃，迷住你不忍归去。湖光山色，在梦里也是那么妩媚动人。想起“柳浪闻莺”，想起“断桥残雪”，想起杭州口音的“划子要哦？”禁不住“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了。

梦醒后，抬头依然只从天井一角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工厂烟囱从早到晚喷着浓黑的烟雾，把上海的天空薰染得像一块发黑的擦桌布，又像铅块一样沉重。

这是春天吗？

又说春天在郊外。于是，我带着弟妹们去寻找。

从曹家渡五角场沿苏州河向西走，走过圣约翰大学校园。从漆了黑油漆的竹篱笆朝里边张望，能看到浓浓的绿荫，仿佛也能嗅到花香。还传来一阵阵笑语。大学校园里的春光是诱人的，但不知道他们能享受多久呢？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

落红无数……”

请珍惜你们拥有的这一点春光吧！我为你们祝福。

再往前走，绕过兆丰公园，就到了铁路边。马路与沪杭铁路平行地伸展着。

铁路两侧，青青的野草倒是长得很盛，那是被春风吹醒的。沿铁路架了铁丝网，像一只巨大的蜈蚣、一条带刺的长蛇，匍伏在那里。铁丝是新换上的，青光闪闪。

铁丝网围住了“孤岛”，锁住了“孤岛”上的人。

我无端地感到一阵战慄，好似被这铁丝网捆住了手脚，全身动弹不得。

“看，快看那边！”弟妹们喊起来：“那边铁丝网上！”

铁路一侧的铁丝网上，挂着一只破风筝。

那是一只最普通的风筝，既不是燕子喜鹊，也不是老鹰蜈蚣，而是最常见、最便宜的瓦片风筝。不知什么时候吹落到铁丝网上来的，已经被铁丝网刮破了，只剩下一个骨架，半张破碎的纸，红红绿绿，看不清那上面画的是什么。

“风筝！一只风筝！”弟妹们继续喊着。

在我们住的拥挤不堪的弄堂里，是看不到风筝，也没法放风筝的。

“风筝！快看风筝！”

是的，这只风筝，应该在湛蓝的长空回翔，在青青草地和绿绿竹林上空飘荡，在洒满阳光的小山坡上旋舞高升。伴随它的，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欢笑，应该是漫山遍地的鲜花，应该是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应该是对阳春美景的享受。

风筝，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梦。然而，现在它只能挂在铁丝网上。线断了，它从高空悠悠荡荡地跌落下来，而且那么巧，竟落

在无情的铁丝网上。它的主人——放风筝的孩子，早已失望地闷闷不乐地走了，回家去了。

它从哪里来？它的家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它现在挂在铁丝网上，而且已经刮破了。

它曾为它的主人带来一阵春天的喜悦，然而，如肥皂泡泡一样幻灭了。

它垂着头，在叹息吗？在哭泣吗？在怀念家乡和主人吗？

要不了两三天，也许就是明天，风吹雨打，连现在这个支离破碎的骨架，也会无影无踪。

弟妹们停在这边一侧的铁丝网下，一定很想跨过铁路去，将那只风筝从那边铁丝网上解救下来。但是不可能。我们都被铁丝网拦住了。我们只能隔着铁丝网，隔着沪杭铁路的铁轨，向它行注目礼，向它凭吊。

春天被挂在青光闪闪的铁丝网上。

回去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地回头望了又望。似乎同一位偶然相遇的好朋友告别。

但愿今夜不要下雨——我们在心里默祷着。

1941年春，上海曹家渡